

痛苦有意義嗎？

雅麗思(Agnese Fermo)是來自意大利米蘭的數學教授，已婚育有兩子女。她也是普世博愛運動屬下「與沒有特定宗教信仰人士交談中心」之國際委員會成員。我們請她分享過去幾年從事這種公開對話的經驗，並介紹即將舉行，以「痛苦有意義嗎？」為題的會議。

我曾經參加過在岡道福堡舉行有關交談的國際會議和其他聚會，當中我們深入地了解『運動』的靈修精神。從一開始，我們就認識到盧嘉勒給予我們的團體經歷，對我們每個人的重要性。交談，除了表達多樣性的恩賜之外，也是一個促成我們的思想更為豐富的工具。我屬於米蘭的『對話組』約有15年的時間。我們大家對於交談的需要和願望，使我們感到我們必須參與整個人類這種人性的經驗，並且透過我們所建立的關係，來呈現部分的真理。可是這種經歷不能只停留在一個團體中。除了為「運動」本身之外，這也是我們每個人追隨的道路的軌跡。我們覺得自己需要跳出結構性的團體，特別是在盧嘉勒離世之後。

這種情況發生在米蘭，但與我們許多人也有同樣的經驗，不論他們是「運動」的成員與否，彼此的關係仍然是深厚和真實的。

關於即將舉行的會議標題為「痛苦有什麼意義嗎？」相信我可以說，我們沒有訂下任何特定的目標。我認為這是因為我們需要提供空間來對話，而並非比較主題本身的思想（這個議題有很多相關的題材！但我們往往避免以這些作為一個主題）。相反的，我們想創造一個空間，歡迎那些對生命有著不同宗教意義的人，給予一些空間，能夠讓我們這些代表着另一部分的人類，擁有足夠的喘息空間。

即使只有三天的時間，我們也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團體性的經驗，讓大家生活在一個跨越所屬背景的相互自由的環境下，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如痛苦那麼微妙的主題中，分享自己的經驗和內心感覺。

就我個人而言，我不知道痛苦的意義是什麼。我沒有找到一個能夠表達這個奧秘問題所包含的的答案。每當我探訪女子監獄時，僅能分擔她們的孤獨及痛苦。那是一個分享的時間，從她們那裡我獲得珍貴的禮物，發現到這份分享也包含接納的價值。雖然時間短促，卻為我們的生命帶來了彼此本身就是對方的一份禮物。」

懂得如何『留在傷口』這意念，對我來說，意味著被召喚去接受在生命中的當下為我所預備好的一切，我們要屈服於那些不能避免的事情，屈服於我們所必須經過的痛苦。